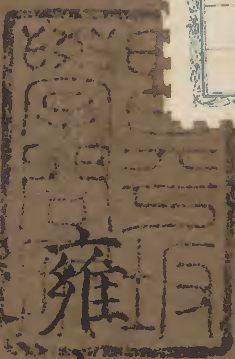


論語大全

三

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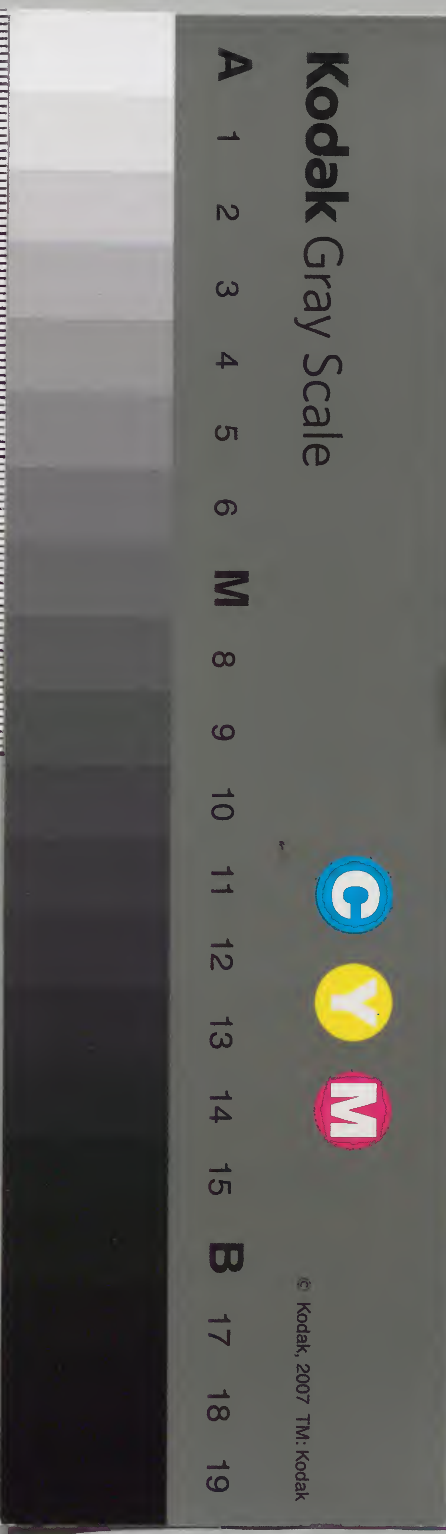
迹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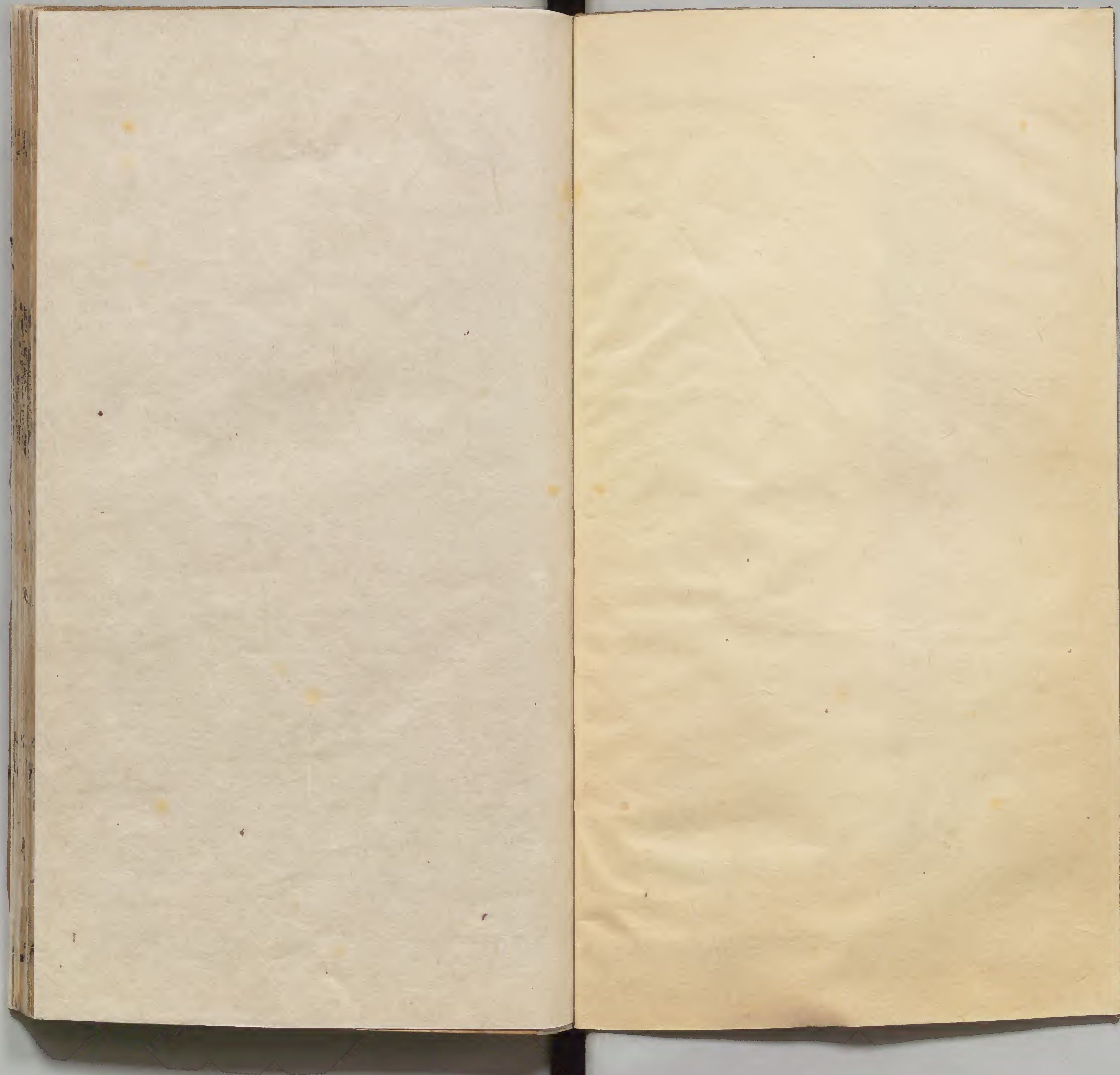


3
3
3

館書圖京東			
六	別	經	漢
七	四	書	書
冊	架	函	門
號	架	函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19
冊數	7 (3)
函號	275 115





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
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朱子曰莊
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
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未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
故以為問夫子言此
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
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
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
鑿出之舉民不擾則魚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魚
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家語

大音

說音
稅下
同

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
苑云孔子見子桑

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
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
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
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故同人道於牛馬
故仲弓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朱子曰居敬
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則凡事嚴肅
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
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
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于
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
外不只是一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一致力于本而
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致偏說一邊
○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
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
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
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
是凡事據見定文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簡○問居
簡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
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簡○葉氏少

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履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德之臨下以簡此
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
意安得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簡出於簡則其簡
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則其簡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
為魚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魚乃簡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
者致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
矣夫致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常問仁于夫子
問政于夫子曰出而先有司教小過舉賢才此居簡之謂也又嘗
居敬行簡其得于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
自來矣若伯子之不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魚用不冠也故行簡
則可居簡則不亦宜乎○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
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易相反故書曰簡而
魚傲蓋簡易流于傲魚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
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
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然契焉者故夫子就
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
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然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
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
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
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饒氏曰**魚物只是無
理所以所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問集註**何
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居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
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
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
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誠又
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
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
至為相每曰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
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了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待仲弓下
而更問一箇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
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

好去
與魚
同聲

稟賦之有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識此章居敬
仲子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蓋近之
行簡之對而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
為政則宜其主于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
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簡而所以事者自然操得
其要而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于內而綱紀法度又魚所
持循于外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
居敬而後可簡乎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已
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符驗如此却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
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
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已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

媿赤
之反

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
後冰消霧釋方過之前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恨根悉拔此所以為好
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真好學真字須細看
○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己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
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
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置此皆克己之功也而好學之符驗也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而早卒既云今
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
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
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魚存也不
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
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喜怒在事則理之
不在此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
稱顏不貳過也不遷怒不貳過說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
子語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
之照物妍媸在彼妍媸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

百子不手怒自然不遷心
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
顏子之學矣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于
遷也怒在理則魚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
惡物來時便怒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
市○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遷色○
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遷者氣動也或謂不遷于他人
為遷就其氣也而益之便氣所動而遷之又安得遷內有私意而遷怒
此是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使小在顏子分
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使小在顏子分
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初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
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善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
動惟好惡之所為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
遷也但其來而應之在克己工夫初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為克己工夫
也○問人之義理未明而血氣未善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

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
須照管不成就道我工夫未及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
樂皆當克己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
是雨些子雨也是雨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雷而也
魚也些子雲翳這甚廢氣象○問喜怒發于當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
萌也再不可謂煩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皆實相對曰聖人
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
道理透自不遷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
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在這上如魚善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
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不違又已前事到這裏如鏡懸
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已前事到這裏如鏡懸
渾然一心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
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
分明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
此心又復靜隨感而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
于已只是些子不足于心便自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
于已只是些子不足于心便自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

使為
並去

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
齊黃氏曰說頹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頹子之用工則只是致
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幾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終覺便與
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
則血氣豈能輕為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
所以謂之不行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復如何
斷斷得猛烈○問頹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不遷于節如何
剛曰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于中節但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
處○慶源輔氏曰頹子不遷怒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
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若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為克己之功必
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于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
藏于內以為之根怒不過于物則久久自熱不遷于甲者不移于乙
自熱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於前者不復于後程子謂
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于後程子謂只是微
有差失便能知之終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復于後程子謂只是微
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謂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
則一必兼之方盡其義○問不遷怒曾齊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
也如何便到得且
自念思難為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

聲

之粟五秉

註

水去
聲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

百不言其量不可考趙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宰

毋禁止辭子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句卿五百家為

量去
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

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蒯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聲

為去
為下
同為之

財

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之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
 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
 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
 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
 蓋亦為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
 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
 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貢他
 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
 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
 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
 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
 是之患也其使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
 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以以見其義而冉子
 莫喻也原思為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碍而辭之必以見其義而冉子
 而其常祿亦豈碍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

之反
利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諸

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為天之
 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謙
 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於廉
 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
 不以與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而士或以畷與為吝
 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冉求原憲之賢猶不免是况世之紛紛
 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有之請
 猶與之金猶與之使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
 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
 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之道而過與與無吝寧廉無
 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揚子未盡之意深而補于世教且使
 世之吝者不碍託于一介不與之說以戒其陋貪者不碍託於舜受
 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於自見
 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
 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
 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
 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
 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耳冉求為請自
 多與以為惠原憲其貧辭常
 祿以為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聲行去
營反
舍上

稌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周止完全中犧牲也氏曰祭
天地之牛角爾粟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
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吝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
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于世也然此論
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
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善則
可謂孝矣仲弓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
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
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
牽合然亦似有理脉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
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賢不肖爾何不虛心平
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
肖可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賢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足說
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好但能改過而能改則前賢
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回互然又要

到造
反七

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知子謂淵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
預淵說况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
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犁牛雜文雖
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為犧
性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察其子之驂也雖欲勿
用者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者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
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仁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
而不能及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
循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
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魚塵垢其餘人或一日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
或月一次無塵垢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者常為私欲所汨乎西
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者常為私欲所汨乎西
真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子教人
至月至者雖未至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者常為私欲所汨乎西

復去秘費
扶声為音

在汶上矣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

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雞○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
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入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
也藝於細微事卻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
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
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龜齋黃氏曰程子言人
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
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再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
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
以政事稱冉求此用下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
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
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齊氏曰季桓子重祿有遺言
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
發端爾○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鳥啄其遂猶有所取况
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程曰
惟三子句下文後言用人之法

問反
令平
去聲
去聲

樂音
洛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上

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陳氏曰始言善為我辭辭之意雖婉終言去之汶○程子曰仲尼

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于進退之言也

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于大夫家

齒那上非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

不仕于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魯閔方游○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

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

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

墮之宜閔子謝氏曰學者能必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

勢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木堞又

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麗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

頑立○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

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後辭之乎如也

又此克亂
其死

不得也。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未仕

之才既仕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

去之齊以。使善者為已辭此與人為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

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

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蓋無

有之。故于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

欲是見豫自以疑方來之見則於輻輳紛查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

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朱子曰：伯牛之癩以

否則不。痛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

以。南面視也。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歸君大夫，微縣士去琴瑟，寢東首

之靡屋，漏然無此牖之名。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

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

也。此聖人從容中禮慶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

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

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

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文無憾而正於命，則曰命而巳。若取

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

牛非有致病之道，有以致疾之而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

於栽培之理，蓋亦。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伯牛，以德行稱，垂於顏

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食音

行去

癩音

扶夫音

音洛

五處

上聲

羽反

聲

令平

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
 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害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
 故貧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文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
 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神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峯胡氏曰欲問
 先問顏子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有得之今亦
 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
 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于貧賤未嘗不樂不熱
 於理莫重于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
 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者

是處富貴猶是鮮十先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
 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
 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
 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
 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
 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
 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也有這仁而巳
 些私意故能樂也而此非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
 是如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淨
 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淨
 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儒之著于物者但以為私意靜盡
 在于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為二物要之若于物者但以為私意靜盡
 天理昭然自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未幾了要
 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云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則憂
 都黑窳窳地一浮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
 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樂也○人云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則憂
 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謂德盛仁
 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不自覺自說道我樂一塊天理又焉得不樂
 樂了○顏子稱他樂他不自覺自說道我樂一塊天理又焉得不樂
 不是專樂箇貧頃知也不干箇事

天地間是有所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如一無所空礙皆中於然豈行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
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自
有此樂他無奈何自家何以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問自
路亦自有則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問自
思也只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法別無
工夫只是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法別無
樂之在事類不一常態地理會不要把做工夫自然樂底道法別無
固在平輩歌詠不巷之外也故學若欲改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或問夫子
樂雖在飯蔬飲水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功也○或問夫子
外不第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守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
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守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
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守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
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守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
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未點之樂
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會點之樂勞瘁○南
軒張氏曰顏子非樂單食瓢飲也言第食瓢飲之樂安乎天理而已矣
足以致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
學要當從事于克己而後樂子之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
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為從事於禮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于前
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傳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于前

然顏子所以收其功于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
其心此其所以無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
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
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心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得以彼
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道之心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得以彼
道之樂我之心也○孔道之心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得以彼
貧賤夷狄患難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
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魚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樂初非以道為
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懸空坐悟所以蘆淡必令二程尋孔顏所
聖賢着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蘆淡必令二程尋孔顏所
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
樂二曰蓋自其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
其末却令學者於傳文約禮上用工夫所以蘆淡必令二程尋孔顏所
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與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
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告人者其實與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
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有一物可以玩弄
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
言於天下之理無窮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
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
之理無二事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

總言勤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魚一毫放逸恣縱
 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
 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
 筆跡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
 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其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
 樂何益于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
 魚下季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
 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峯饒氏曰
 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乎高堂數仞椽
 題數尺食于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而樂之故是其所
 樂固非富貴之謂也亦非貧賤之謂也云要心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
 謂樂也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
 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
 而改爾非謂蔬水曲肱筆跡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
 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
 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
 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曰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
 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補考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
 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
 之所以分也

音汝

音泰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
 有所不能進而心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
 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
 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
 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
 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問
 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
 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
 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雙峯饒氏
 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
 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
 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使說
 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
 不深故也求局定一藝而不能

程
同
以
子
語

為
平
去
下

女
齊
反
徒
井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種

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

之分義與利

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戚公適

已自便凡可以

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

者或昧焉故夫子

以此宋子曰聖人為萬代立言豈專為子夏

舍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多于此

便謂強辨人此便是小人儒毫厘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

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說已分上做工夫只要

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試

細密於此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慶

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于

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

近思作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眷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

讀法之類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卿大

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川長皆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

謂鄉射周禮卿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

和容五曰典辨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

禮以是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胥於既此皆行讀法

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其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

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

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于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

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入必以為迂不

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為政

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為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

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取恁地說也說

聲 殿去
旋還音

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冒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枉已徇人無所不至胡氏曰苟賤之羞和媚所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馬爾乎按字義如是為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馬有如是者評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朱子曰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捨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年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為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

揮衣檢

聲 操平

獨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天自偷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謝氏曰人能操典欲止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入者皆與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止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朱子曰欲止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事便可為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熱心也心笑曰也

使自熱心也心笑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心也平底人故能如此若職分便自有一邊去過住不下少間便說我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住不下少間便說我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馬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小言也○雙峯饒氏曰人皆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矜自檢

何乾赤
好反
去聲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

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而字為不字朱子曰當從伊

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于世

則世衰道微可知○南軒張氏曰必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

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

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

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逆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和怪而嘆之之辭厚齋馮氏

也○雙峯饒氏曰○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

遠人自遠爾○宋子曰但總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

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于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

之和○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

夫誰能出有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

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

由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之所同也然

必由親而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而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之所同也然

必由子而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而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之所同也然

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新安陳氏

不難行也○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魯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子曰史掌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

周官大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

也大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

其力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不誠彬彬猶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

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

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

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野文太過則為

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

論語

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為後
 補不足乃勉而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
 文質始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
 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
 則與其史也寧野程子曰古之君子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
 然停當恰好不少了此子思若子貢文猶質猶文便說詩備了
 ○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
 有餘而質不足學若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
 德則文質彬彬相雜而適相稱有補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
 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狗未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龜山楊氏曰人之
 無所往而不用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母誑所以養
 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
 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
 便是會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

便是有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
 免耳○罔只是說我孝弟於兄却與入說我弟此便是罔罔之生
 於父却與人說我孝弟於兄却與入說我弟此便是罔罔之生
 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此便是罔罔之生
 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總去這裏著些曲支縱便是
 不直矣又云其粗善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
 惡惡不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是有箇惻隱之心這
 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是有箇惻隱之心這
 可謂惡底事便是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箇
 行便是直若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出來若順這箇
 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
 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
 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了便不直多應是死
 達所謂直也直者性之謂也與遊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非
 生道也罔則昧其性之謂也與遊魂為變者相去幾何其生非
 幸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變者相去幾何其生非
 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已罔之生也直而免對生也直而
 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免對生也直而免對生也直而
 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
 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特便
 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位說下位說上理會得一件便是一
 漸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下位說上理會得一件便是一
 漸長進一日強一日一年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深處
 中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
 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行一非謂理有水也資質又
 者有把與聖人多方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水也資質
 如告穎淵以克己復禮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也又曰正
 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和順者自是一樣命者理之痛者自是一
 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痛者自是一
 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盡其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
 不度乎此矣中道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者彼將何所從入想像
 對之屬如此則害道不若且從分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灑掃應
 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騁于外而初近者則一語有
 也○李氏曰中人以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騁于外而初近者則一語有
 中人以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騁于外而初近者則一語有
 有害矣○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騁于外而初近者則一語有

知遠
皆去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子曰仁者
 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近思由下以進于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
 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以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
 苟遷以精深語之則魚入精深之漸終為九下之歸而
 已執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
 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所謂智多求人所謂不知聖人之所謂
 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
 真箇是智○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即
 之正又何以使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
 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
 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
 而慢之也○雙峯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向當合看如
 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專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
 去惡人道所宜也○雙峯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向當合看如
 免禍皆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
 不知也

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
 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智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
 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程子曰人多信鬼神
 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鬼神不敬則知
 不知不遠則至于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
 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
 是可不謂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既曰
 安得有已私而更須克已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已
 無私乎克已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
 子謂克已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已程
 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鬼神自當敬而
 遠之君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義堯舜以來
 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于事有疑敬以下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
 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
 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問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

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陽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
 所當做者皆不肯去做總去做得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
 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
 所謂民之秉彜也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
 不務而反求之幽真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
 者哉○此鬼神是正當合祭祀者便不是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
 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終泥著便不是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
 藏文仲却為山節藻稅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
 之心最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後獲仁者
 工夫最難但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學後獲仁者
 優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問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
 以正行這意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
 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
 視地若不敬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
 裏更不敬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
 處更不思量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
 ○雲峯胡氏曰集註言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在要這
 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
 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為鬼神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
 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
 有所為而為則非仁者之心矣

知去聲 樂上二 字並 五教 反下 音洛 疑同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
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
體段非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
而無結閑靜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足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
之患也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
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
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
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雖是動仁者豈無此四者蓋於動中未嘗不
靜靜謂無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
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
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
不怠故主于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于靜故
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遷故主于靜故
插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用亦是自動○仁自有壽之理不遷故主于靜故
自靜知者雖有生幸而免用亦是自動○仁自有壽之理不遷故主于靜故
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樂樂是處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
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

括自壽四

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車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程

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
夫子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身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
知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如身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
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不可兼仁如人之身兼仁如人之身兼仁如
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惟聖人兼仁如人之身兼仁如
也知者見之陰也這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
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物見得這物事皆動靜自仁之靜知不倦也
又知成在物知也仁在物見得這物事皆動靜自仁之靜知不倦也
言則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物見得這物事皆動靜自仁之靜知不倦也
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知也自仁之動知故靜而不言則學不厭知
事變故動但仁也仁者敦厚知也自仁之動知故靜而不言則學不厭知
而自見詩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知者動然
他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
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
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也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
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

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恍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
 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
 是此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躰字只作形谷仁知之體段則可若
 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形谷仁知之體段則可若
 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
 之體樂水樂山言其躰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
 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
 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躰者莫能識也
 ○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
 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
 厚濡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
 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安仁故渾
 美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也枯結
 振也動而無所結凝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
 ○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變仁
 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
 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
 偏于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

治去

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俗由于政桓公富國強其俗
 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但入亡政息不能為齊墜耳道
 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入亡政息不能為齊墜耳道
 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廢源
 曰廢其法而棄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
 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于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
 ○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
 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道
 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
 至于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
 可見尊王之意○程子曰天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
 賤伯之意○程子曰天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
 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
 易盡矣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
 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由王此所謂猶存周
 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
 卒也不脩申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註云內政國

政也此所以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
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
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頃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
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壞而已若許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
也○太公之封于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
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寔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得
不夫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齊乃大變亂祗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
振元舊底却不大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
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
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
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
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
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畫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
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游
前入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
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
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信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
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

觥音

○子曰觥不觥哉觥哉

可以至於問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必
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游邦家亦孰能或
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
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何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
則成箇樸了就上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
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
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象未曾用藥
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
喙醫治之後本都是王道但舉則中間壞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
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舉則中間壞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
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反為功
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番變了說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
脩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
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
於魯矣而道終不洋行
所以深可為魯惜也

觥稜也或曰酒器厚齋馬氏曰觥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觥觥物之
夫子因獻酬之或曰木簡厚齋馬氏曰頽師左曰學書之績或以記
稜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馬氏曰頽師左曰學書之績或以記

治去

孔子嘆曰此也竊謂觥為酒器見于禮經為木簡見于漢誌就章則謂為間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觥今文從觥皆器之有稜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名有觥或酒器便如今花有中之上者也古人所以恁不觥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觥哉觥地方時緣是頓得穩程子曰觥而失其形制則非觥也意舉一器而哉言不得為觥也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天下之物莫不皆然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觥而推之則天下之物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觥意所包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夢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有仕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

誦况復文易聲

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罔而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魚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知是理也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矣○使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于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極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于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極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盡仁者必能愛覺不可罔之使陷于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于井也

論語

夫音 扶去 要音 聲背 音胤

仁不好學其弊固愚然徒有切于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約要也畔皆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此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用也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流蕩失中矣○禮字不可內外交和助而博不至於泛濫歸約不至於流蕩失中矣○禮字不可內外交和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于禮耳看博約字與之約當為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而為之博約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非文約約當為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子曰博學于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

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于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禮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于道也○博學條目多事者去此會禮却只是這箇道理如視也○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且如行夏之時○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是約之以禮○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淺深不同曰禮○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文能約之以禮○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能工夫亦只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斤規矩及至銷錄之神斷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禮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約者合而後淺乃互相諉也○雙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也○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約者合而後淺乃互相諉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二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二道也相為開闢恐人墮于一偏也因其所博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支離之失而約次有先後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也博之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也

說音
悅否
方九
反

以為友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也
然所以為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
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
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紊于道哉此不博
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于支
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于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
並進始可以弗畔于道矣通考吳氏
程曰汗漫洋洋貌言其無歸宿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吾以若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宋女衛靈公之夫人有寵行也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
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
孔子辭謝不待已而見之夫人之禮惟馬中之所記如此○齊氏曰
環佩響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篤焉中之所記如此○齊氏曰
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復然知其為蘧伯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
貧况于夫子乎其欲見之也乘其好德之天也
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
之婦礼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
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礼歟朱子曰是於礼無所見殺梁子以為

大音
泰

云音
重平
吉

大夫不見其夫人而同休焉有知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沈記
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讓夫人之礼則大夫見夫人之
禮疑亦久矣不行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
誓也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所誓辭也朱子曰誓者慶
者之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
不唯忠于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插盟書云所不與慶封所
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軟否謂不合
於禮不由其道也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厭棄絕也聖人道大
德全魚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
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
得之也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礼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
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見於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
仕于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礼當夫子時想是魚人行所以子路疑之
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這樣處便見○
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于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

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必皆見之理如
 衛盥公問陳時也宜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
 季孟之問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人這般所行其去甚果不知于南
 子以教他不得受明且又便行看聖人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如當
 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不悅又費許多話是道必有合如此可與
 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
 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亦見之乎
 曰不格事而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不緇不緇不緇不緇不緇
 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魚所不容德全則雖磨不緇不緇不緇不緇不緇
 也故魚可無不可善之與比而巳波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
 行吾之義而巳豈懼彼之能汚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
 路學識不足知聖人想其于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
 以誓之曰我之所為若不合于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
 矣是其至誠惻隱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殺子路之信以
 致其為可蓋聖人自有得于心耳○西山真氏曰居亂而為善孔子
 人為則見之於陽貨亦不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
 子則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召皆欲往焉若
 大資而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召皆欲往焉若
 濟而或以自活為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其
 德願子○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異言則不入故與之
 人也○

聲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夫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
 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中者魚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
 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
 若孔子之教只是即此以明理故集註直以魚○程子曰不偏之謂
 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
 即無所倚着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
 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阿易若平常則
 日用平常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為
 者便是中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
 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
 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魚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
 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魚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
 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緣括之名理是道裏

行去

扶大音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
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
亦是不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
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
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達自謂於世立人謂扶
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過塞沮抑
使之得自家有可立達也○此說○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籠細說
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人欲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傳施
濟果無私意已傳施濟眾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
見美○考朱氏公遷曰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
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
諸人者同皆是以已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
不欲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
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
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
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
節即前說仁之功而後推以譬彼而後施之體後而說仁之方○或問凡已之
欲其亦必欲此而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體後而說仁之方○或問凡已之
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
易能也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
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以學仁者所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
學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以學仁者所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
仁溫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
為已何所不至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視已也認得
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于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如手足

痿於
危反
痺音
單

聲同聲衣扶夫
反時下去音

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新安陳氏曰雖是已身然其氣既不故
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問程子作一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
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
似不相應不若分而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免齊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
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
足不屬已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
體也外和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問之故
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諸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
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
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
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也贍足此病其施之不
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

治云

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足也推此以求
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
用無窮聖人之心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未知其
亦與之相為無窮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
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眾則多而無窮
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
諸仁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
仁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
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
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
與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
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千貢未識仁也測度而設問也惟聖
人惟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
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誠
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眾事大故仁不足以及名之博施濟眾非聖

不能何曾于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
 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
 指段○語仁而曰可謂仁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
 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曰仁之方也蓋若便以為
 曰子貢所問為仁之便使中天下而方則使自得
 何况尊門圭實之上聖人所以提定四海之民如
 而達人正指人之本體蓋已欲立則思處置他人
 處置他人也近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是甚氣象如
 之本體若能近取諸善者以我之欲立而人之欲
 而知人之欲近取諸善者以我之欲立而人之欲
 立而人之欲近取諸善者以我之欲立而人之欲
 ○傳施濟眾這個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
 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眾然必得時位方是
 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
 只是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
 警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己復禮
 博施而後為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己復禮
 成做不得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己復禮
 推已度物想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己復禮
 子曰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得此仁者
 子曰然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分一箇仁說兩般說
 子曰然則曰克己復禮為仁分一箇仁說兩般說

如何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知此但只是一箇物事
 時說這一面又有一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此一箇物事
 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為仁此處又何以立人為人
 自便上說須于這裏看得一箇仁字便包立人而
 人便上說須于這裏看得一箇仁字便包立人而
 達而人底意思只要人自思克己復禮便包立人而
 ○立人底意思只要人自思克己復禮便包立人而
 方即孔子所謂勿施于人怨無如諸人仁之事也
 說其先也○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
 猶以病也○問博施濟眾與脩己以安百姓乃
 大猶以病也○問博施濟眾與脩己以安百姓乃
 責○賈軒蔡氏曰謂此章論無盡期聖賢亦未有
 是就本體上說則仁之功効及人上說則仁之功
 於民而能濟眾功効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仁之
 是仁也○聖人方之乎然聖如堯舜且謂之仁者
 仁而能近取譬以立人底欲立人底欲立人底欲
 譬之也○夫亦欲仁而仁者是以未有病也○夫
 方也○夫亦欲仁而仁者是以未有病也○夫亦
 序而得夫用功之要四君子之功也○夫亦欲仁而
 序而得夫用功之要四君子之功也○夫亦欲仁而

於仁者疑可不深
思而靜禮之哉

論語大全六卷終

四

論語集註大全七卷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

章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大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飲食喪

章則章齊我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為衛君章桓雅章夢周公章

好去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

見賢
遍反

之謂聖述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

篇有商老彭之語包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

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

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
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
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
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時者亦須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我
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之便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我
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也而識之便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我
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于人也問何有于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
亦自謙言我不倦便是施于人也問何有于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
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記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難見他
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說聖人自話了○
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于不觀不聞之中者在
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
識○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
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久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學必講而後明上蔡

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
用盡工夫只是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
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仁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
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仁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

理之得于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口磨礱勿令間新徒
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速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
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
而魚欲害人之心這德是甚廢物事如何換做不脩人
者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話理于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
之不自脩可以包下三句若恁他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
脩德自是脩德如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他別是箇頭項講學
問德自是脩德如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他別是箇頭項講學
是恰好處是雖過惡然做未幾好便是淺深重盡在裏面義不
能徒底罪小不善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便是淺深重盡在裏面
者皆當著工夫問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說這幾句便是淺深重
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學不可脩德是本脩德恰
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而此是吾憂也蓋只脩德而恰
亦不能得長進○善改過是脩德而此是吾憂也蓋只脩德而恰
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
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

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于義不善不能改則安于不善而已
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徒義
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
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徒與改皆是自新
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
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條目
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
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于講
學矣不然德之善孰為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
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也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閒暇魚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胡氏曰

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
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
言之不足則復○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
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

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

閑音 為去 聲 著去 非下

氣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形蓋周旋中禮者必其

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綴錯屏氣之時是於斯為燕居非鞠躬如不容

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

天聖人得於天之自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于嚴厲有心要舒

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身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

嚴肅則可不然則魚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對嚴

別有一箇和樂總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

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南

軒張氏曰燕居時在眾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
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魚勃如之變中申天舒緩而無
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
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其美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
行也則魚復是心而亦魚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也○朱

又復 反扶

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
 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
 于吾○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
 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
 也○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
 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哉○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
 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
 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
 于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
 ○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即則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
 人曷嘗無夢頃者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虛又不見別夢一箇人
 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惻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
 處要亦止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
 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于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
 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畫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魚和思可矣
 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鳥得而
 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子未嘗識周公鳥得而
 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

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回死聖人觀之人事雖不一
 圖不可行而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
 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
 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聖人精神血氣與
 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印王不與其證兆自是德地○胡氏
 曰聖人誠存則其善學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和或止與
 畫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
 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
 曰甚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心身
 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
 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
 相應常倍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
 也○朱子曰志道如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空底頭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
 而為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
 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
 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累○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
 散于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為全軀之累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游藝則
 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于心而
 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學者於此有不
 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游藝則
 矣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
 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
 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後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
 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功雖有輕重而未嘗偏
 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未
 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飶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未

德

子曰志於道方是學去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
 德地至據於道方是學去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
 却不可不據於道方是學去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
 則不列那事時此心便沒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射御書數一件事總攝貫穿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大則道方始一事則猶魚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守又當依于仁而不得則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一句不比上三句稍輕然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魚之害乎此則心則魚所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之所寓游乎此則心則魚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小學工夫若論先仁後藝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藝為人志道據德依仁而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總名何也曰道以人而後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曰德者已之志自據之何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慶源輔氏曰不勝一盛則一衰也

論語

二

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遠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
之矣敢聞六藝之自與所以游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
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註襄尺井儀
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
事轉註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廣商功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
者游心于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閒非
道德仁藝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先後之
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也德而後仁可據也仁而後藝可據也
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于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軀之
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身動作無
毫髮之隙漏矣○免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
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不可不
意者但三善仁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皆不可不志者向之而不
之而不用力而己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不志者向之而不
致志耳○問志于道一章若八歲則教之以藝六藝之事明為孝之
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未言之而朱子復以為學於此當求其先後
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為德依仁是大學之章別教
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教之

六藝小學之初事游于藝文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
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後
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後輕務本而不棄其本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
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因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
則又未嘗不相資也○雙峯饒氏曰志道游藝從別處去則出乎道
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立淨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
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于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道仁之外而
為放此而復游于藝則末之該于外者不遺能深用功于本而
粹由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游藝從別處去則出乎道仁之外而
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心曰先後之
輕重之倫則其用功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心曰先後之
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于內藝為末而主于外以用力言
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言
失倫序既處重者而務于先又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言
兼該內外游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以問隙從
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脩以上吾未嘗無語焉
脩脯也十趾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禮曲禮下凡擊天子
惟賤人之贄匹鄭氏水匹即鷩也童子委摯而退擊之言至也重
子委摯而退不與也

又反

繫纓也繫射講也婦人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魚以束脩為贄
 之擊相搯脯脩棗栗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
 境以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大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
 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此羔鴈為薄故云至
 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自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蓋人之有
 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札于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
 至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禮記曰禮聞來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問束脩始相
 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
 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
 往之意恐不應於此處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人之有生不保其
 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皆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
 故○輔氏曰聖人之教雖未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
 也○但聖人之教雖未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慶源輔氏曰心
 求通而未得通

巨

又反

見賢
遍反

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憤有鬱鬱之意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
 謂達其辭也雙峯饒氏曰啟如啟戶畧開之貌
 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
 人必有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於教者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
 也○朱子曰非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
 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出學
 達故聖人於此改發之舉一隅其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出學
 而不可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于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
 而啟其端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于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
 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為從容而使
 人繼其志類苟據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上章已言聖人誨人
 吾言而推類苟據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上章已言聖人誨人
 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新安陳氏
 不倦于教亦不輕于教學者○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
 魚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

顏色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乃復告爾朱
曰憤排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排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
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云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有沛
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之際却欠了
此子兩忽然得這些子兩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
排而發是強貼之耳必待憤排而發則如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决
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排則不故發不以三
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耳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
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為記耳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
便驟去歌如四時也禮記

舍上
音扶

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
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
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山飽哭者哀
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
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
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
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
哀不能已也是日哭或遇當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尹氏曰用舍與於已朱子曰用舍由在行藏安於所遇新安陳氏
則安于行遇舍我則命不足道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顏子幾於
安于藏魚固必也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聖人故亦能之爾有是夫君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魚可
行舍之則魚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
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

馮水馬
皮反
去聲

未子若行三軍必與危

朱子曰子路此問雖魚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亦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

此皆以抑其勇上三而教之句下二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

知也然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

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

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與

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果決去而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于事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人果決去而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于事所

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此本為行三軍而發則所以為儵者周矣

如安而後能慮慮字相此本為行三軍而發則所以為儵者周矣

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思慮審而失也必中矣敬戒周矣

密如此占之人所以能成天之下思慮審而失也必中矣敬戒周矣

哉○免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敬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

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魚忽心魚情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

與音

夫音
扶去
好去
聲

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

愆于素白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仰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

之勇焉○圖考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

已夫子之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

能謀故好謀而成○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魚必其行非貪

必先之以懼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魚必其行非貪

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

之不行是好避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是以惟顏子為可

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為可

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魚固必也至於行三軍為問

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過故有是問夫子之言蓋因其

失而救之夫不謀魚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陳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設言富若可求則雖

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

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

以

齊皆齊
同字齊
下如反側

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蘇氏**
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
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魚可求之道
也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
也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
句也須要子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南**
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
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
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慶**
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揚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
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禮記統
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
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戰則衆之死亡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
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尹氏曰**
夫子魚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
特于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不
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
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
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
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
至感之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字不知

石有樂

與同

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
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
十日全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見韶樂之美是感動人是能使人
親端而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
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
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可不問此求之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
而不自知其契于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
正也然夫知契于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
而欲食不足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
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日為音字如何
波以一月聞樂而三月忘味也○問程子改三日為音字如何
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有三月則非志其
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有三月則非志其
頤然而長其於舜也見其穆然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有三月則非志其
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博載
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翅如身有
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嘆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
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
之

為去
聲苦
副反
怪五
贖反

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末景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
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稱贊未必如狂齊
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二聖之德當
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
之忘味而深嘆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
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比三言之意者謂韶而學之
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舜其最後歟通考仁山金氏曰
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
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
愚按張陸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
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
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
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
常去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
 主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
 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
 縣采薇而食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荀子
 路問曰魯大夫練而休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
 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
 肱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休禮耶
 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
 邑大夫非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
 衛君可知矣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

兗

雖所
爾反

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
雙峯說氏曰垂此而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散爾何怨
 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則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
 遜使魚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
 川說叔齊當立者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
 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于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
 矣者來二子立得都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
 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美○則不可分輕重但各
 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美○則不可分輕重但各
 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前贖欲入子以兵拒之是多以不順議
 者以為當立公下告方伯拔却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為
 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巳二子不交
 而夫人欲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巳二子不交
 讓則心不安心本仁德傷着本心則不仁矣○雙峯說氏曰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遠
 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輒之拒前贖則是不忍於抗
 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峯胡氏曰人心誰能
 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
 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

朱子曰

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
 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魚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
 新安陳氏曰兼諫
 實之 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
 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
 見得出處一而得仁又何必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
 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則
 子所向無非人欲二相去奚啻或玉真截天淵矣○問子貢
 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
 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然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
 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又問然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
 當德地乃天理之當然又問然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
 節須先正軌又問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此又審一審所以
 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尚在則如何正曰此又審一審所以
 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
 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問未必魚怨悔之心矣夫君子告以求仁而得仁
 者謂是合德地若不為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慈矣
 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慈矣

晚飯
反扶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此
 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愧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則君便是
 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
 貢復有怨乎之問至問得仁之語然後知夫予之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
 賢而其所為或出于激發過中之行而不知其言而不知其意則子
 君之爭猶未為憂得罪於天理也故問然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
 如此則子貢之心熾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魚織芥
 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非其激發之私而魚織芥
 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
 知其一不疑其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
 所當立矣然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滴孫固在
 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
 也○齊氏曰父子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
 死之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以
 生之外而一毫私已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富貴貧賤以
 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
 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食音 嗣 去声 洛 樂音

如浮雲

飲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
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視之如浮雲之魚。
有漠然魚所動於其中也。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者，左來右去，盡是天然。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
欲不逾矩者，左來右去，盡是天然。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
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
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生理會。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
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
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
知所樂者何事。朱子曰：聖人之心，魚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
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
嘗不在乎此而魚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
魚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
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魚卸履之心，馬但以此義
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言不義之富貴，視之
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

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下貴
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舜云：天之曆數在
爾，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子之樂
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末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
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
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
不致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至意全別。其添在其中，與
而又不繫於蔬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
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曰也。之下是回不
為籟歌陋巷所改，語意之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
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
富貴則在富貴中，處是時之適，然人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
在貧賤中，分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得樂何事
乃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
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禮庶得其所。以
之若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禮庶得其所。以
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禮庶得其所。以
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通考：東陽
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樂微見其樂之勉焉。通考：東陽
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魚所往而改其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
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通考：朱氏公

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魚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

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

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魚五

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魚疑也孔子世家孔子

繫象說卦文言請易常編三編曰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

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故可以魚大過蓋聖人深見易

道之魚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易而學也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魚過至此境界方言魚大過猶似

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魚窮盡期說者當看此卦為聖人

幾平
長上
聲

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替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
有堅冰之大亨之中洩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洩利於
自謙之意○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魚窮又曰魚大過是聖人不自
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於
是如自然魚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漫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
存亡不失其正覺易之道也○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
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不
易謂可以魚大過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不
差則為魚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魚窮而有以進退存
非是自然以教聖人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魚窮而有以進退存
之意又因以教人使窮人知易道之不可不學而與天合矣尚何過
慶源輔氏曰易道魚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厚而不可不學與天
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于憂患之間則知易道之不可不學且以
辭以垂教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不學且以易道之
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不學且以易道之
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消長之理以陰
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
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言陽則陽自吉言陰則陰自凶

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
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
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
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久矣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之進可
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矣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之進可
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
子老且學易所謂魚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
之大要只欲人魚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吝則可以過能改而
容則過不改而至于凶使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過能改而至于吉
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教年未我之一辭則所謂魚大
過者夫子自謙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新安陳氏曰治之書以道政事述帝王
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
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
有五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
朝觀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

識音

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性素之也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大道
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也謂不言而謝氏曰此因學易

葉舒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
不是正樂只這詩書大而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
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析魚不在其
吟詠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
之者可以道政事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
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
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夫在外者政事
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禮則全在人執守而
行之故禮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禮則全在人執守而
禮固在于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
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于日
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于日
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
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
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與音

好去聲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其臣皆僭葉公不

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

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則有孳孳

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爾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

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

馬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

若聖人有這般事他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

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

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然深味之則見

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取之意矣然深味之則見

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好去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可及處直要故到底不做个半開不界之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

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

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

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

謙辭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

扶夫音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入也蓋生而可知

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
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
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若其所謂學豈若常人學之也聞
一知十不足則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時事便不學也自有
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魚
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魚所
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聖
則聖人亦豈不可及哉希玩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
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
亦必博學審問參知之聖人不能自足者諸家多以為為聖人之辭故尹氏
辨之以為生而知之聖人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為聖人之辭故尹氏
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禮樂名物古今事
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

悖音

語去聲

○子不語怪力亂神

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
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
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雙峯

口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迹耳雖非不正然非

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

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

語入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

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

怪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

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在
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
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會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

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
 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
 則或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
 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于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
 而聖人之化之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
 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
 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鬼
 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力亂神好勇過我無所取哉
 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
 以正天典與民彛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
 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
 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
 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

雅徒
 雷反
 何武
 亮反

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
 軒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
 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
 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當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
 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效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韋其如予何
 桓韋宋司馬向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
 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程子曰
 於此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
 其不可和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
 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韋伐其樹孔子
 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韋其如予何遂之鄭
 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韋其如予何遂之鄭
 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問暇所謂並行
 而不悖也○問桓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
 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
 知其決不能害已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
 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眾人亦

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

然不必聖人為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
而難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
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
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德命於天也其如子何則天命在
已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與不
可知之辭道之若枉人桓難則為斷然自信之說
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

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須子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
便間問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
默四字所包甚廣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
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則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
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尚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

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

敢躡易而進也

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
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足俯就然所謂大者精
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
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
之過易以陵躡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躡者病在忽其易今夫
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
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
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
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乎
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俯仰視聽頗笑謔款之
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也而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
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行庶物
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
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然在上何足以為天

行去

○子曰教文行忠信

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
所寓孔子于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群弟子由
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日吾無行而不與
二子者若立也觀是立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受用盡於此而與
之當時群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在觀聖人故鄉黨所載
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履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
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爾○新安陳氏
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可見爾○新安陳氏
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于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朱子曰教不以文
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
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
者自去後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
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觀是如
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
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之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
箇甚麼忠信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信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
箇甚麼忠信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信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而後脩于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魚一毫之實處乃忠信
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
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也問然
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數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約入向裏去
有餘力則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曰行
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力行為先子此以四教文行忠信二章實相表
裏正當合而觀之不可不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
行其事也○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
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
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是行是外而底微
能行然後忠信可責其裏面誠若外而顯然處尚末能行况裏面微
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
○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仁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
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
○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
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
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恒胡
直友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

仁而魚惡朱子曰善人是實實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也○問善人是實實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

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

是有志於為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休本分但

人多幸級善人雖是實實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于室緣不

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

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

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

亡讀
為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來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來之事

恒胡
登反

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十為有以虛為
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張敬夫曰聖人君子
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誠用度上說○思謂有恒

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

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

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這道理

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這道理

分○問此章曰吳氏魯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

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而已

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

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

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

孟子所謂兩集溝澮皆盈其潤可立而待也鳥能久矣曰有無虛實

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有之名耳二者亦為無虛實

射食
亦反
燭音
火去
聲養
並去
音角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逆教其成就之有芽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
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
有所謂神也

○洪氏曰孔子必會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
此亦可見

獵較是也然畫物取之絕流出其不意射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
本心矣

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而愛
物皆是心之發也然子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
之也有不游免為於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
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
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欲之私也而
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殫身飼犬而於其天共之視論之愛

論語七卷

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發
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則雖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
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倫有
恒者則能謹守常道而已故善人不可與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倫有
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
若夫已無而以為有已虛而以為盈在約而以為泰則驕於虛浮
不務實者其能以為有恒乎未幾而盈之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
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
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有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
聖人君子有恒不可泯見而卒及于此又豈敢望其有恒者之亦不
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于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
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于眾則其為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
如聖人然資質之美自然至于善而不至于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
○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閭與自恒而學而充之以
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靈濤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况敢望進德
造於閭與乎未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
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為通判董氏曰孔子論人有四壽
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恒孟子
論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教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

反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異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少於知之者也朱子曰知以心言得下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則未便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洋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此所行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異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飯物好惡夾雜在此真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聞是聞前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首末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豈有不有所以然而作乎雖然其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於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其所不通之聖自不可掩若○新安陳氏曰集注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證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剛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也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其人絜也○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絜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

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正次序，蓋不追其既往，其性不逆其將來，其退以是心，至以進斯受之耳。與進，唯字上卜疑，又有關文。唯字全，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非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故門人，或為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善也。若與進而志善之時，則又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性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于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

夫音

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在，如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若求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子許多弟，子聖人，竟不為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遠于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仁，至矣。亦於日月體驗，成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曰：我欲斯仁，至矣。亦於日月體驗，成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為非禮而吾不可，何如非禮勿視，勿聽，勿動，勿言，若每曰：如此讀書，廢幾者，得道者，自非禮而吾不可，何如非禮勿視，勿聽，勿動，勿言，若每曰：如此讀書，廢幾者，得道者，之耳。欲之，斯仁至矣。曰：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如此讀書，廢幾者，得道者，難為矣。故夫子以仁至矣。曰：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如此讀書，廢幾者，得道者，不待也。求之，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其言其近且易，之執足而病其遠也。此夫子所以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其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昭公魯君名稠習
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

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卒○厚齊馮氏曰
而婚者不通者同姓也周禮曰婿宋女子時孔子在陳蓋記于陳也○慶源輔
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
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稱吳孟卒者當時譏誦之語也○
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卒者當時譏誦之語也○

聖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
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

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

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

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

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

強中國魚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于吳
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淫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
固不免亦源原情自有處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
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
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
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
難氣之問其天地造而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淫為
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
謂兩盡其責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

人魚不與天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

道者三我魚龍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

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

○問此章曰於文言之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遜之意言其不能過

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視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

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

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

此文穿輕不過者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

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

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

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于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朝晁音

聲處上

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

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朱子曰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畢竟是箇

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

見皆不外然不厭不倦非已實○晁氏曰道清豐人當時有

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

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怠於仁聖之

道不厭不倦即終亦不已也非已實○晁氏曰名說之字以當時有

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

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

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善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

夫子

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處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

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

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魚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

為虛善而人能實之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

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

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

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

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

行去 誅力
素行 同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父矣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衣死而述其行之辭也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云上下謂天地天曰神

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宋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讀怒魚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

聖人未嘗有過魚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父矣

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之神天地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父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之意蓋曰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儀禮三篇注云謂門戶竈行中密蓋孝子之情五祀禱言之十一祀曰門曰行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于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于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講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論于鬼神以苟湏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所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于夫子而後教人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于神明故曰丘之禱父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

孫去聲

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魚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文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文有直截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誅以為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為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遠而况于鬼神乎獨曰立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故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為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為獲罪於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為獲請於天子而後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為夫子禱則可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

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險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階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也寧儉之意○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是不戰歛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是夸張侈大之意便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南軒張氏曰正己不不求者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也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也

魚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于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長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于名求利役于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以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以其心無適而不

屬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慶源輔氏曰

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于陰陽五行性聖人全體渾然陰陽

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

之間者如此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

免偏下惠則溫勝厲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

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

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不知所夾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

會無間可得而指學為強為弱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

溫然有和之可居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

暴干物則天之可居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

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定自陰若陰之嚴威者陽之不安則地之道也

剛威者陰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若陰之嚴威者陽之不安則地之道也

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

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不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

矯之致不免有不自思然恰好毫髮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

探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

扶去 行去 聲去 復方 服反

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變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
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
久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
盛者其威必著于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
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于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于威
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于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
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于溫則不厲偏于威則易猛執于恭則不
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
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
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
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
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故程子以為曾子
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

看通考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
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欲陰也安則舒恭陽也然陽用柔而
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溫皆屬柔陰也厲與威皆屬剛陽
也恭屬威與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溫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
德合也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諸語集註大全七卷終

